

廣東文史資料

第 六 輯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廣東文史資料

第 六 輯

(內部發行)

5798/10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1962年9月第一次印刷 1963年9月第二次印刷

广东文史资料

第六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編

广州市解放北路22号

*

广东人民出版社印刷

1962年9月第一次印刷 1963年9月第二次印刷

定价0.80元

編輯 凡 例

一、本選輯刊印的目的在於保存和教員歷史資料，並推動撰寫資料工作的開展。所選的資料大都是撰寫者的親身經歷和見聞，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由於每個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實可能不盡翔實，觀點可能不盡正確，因此，本選輯只在內部作為不定期刊物發行，以供歷史研究工作者的參考。

二、本選輯所選的資料包括從清末到全國解放各個時期的歷史的各方面，不拘體裁，只要有史料價值，均可選入。

三、本選輯所刊印的資料歡迎閱者提出補充和訂正。

四、本選輯對來稿可加以選錄、刪節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淮海战役后蒋粤桂的矛盾及其最后

在广东垮台·····	梁世驥(1)
国民党崩溃时期桂系与蒋介石的倾軋·····	闕宗驊(9)
张发奎策动粤桂联盟反蒋反共始末·····	李汉冲(18)
薛岳在广东的垂死挣扎·····	魏鑑賢(35)
蒋朝末日的余汉謀和薛岳·····	李洁之(46)
蒋帮溃亡前在粤北的挣扎和掠夺·····	张显岐(55)
国民党反动派争夺广州市长丑剧·····	钟 岱(63)
广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内部和战争吵 及其瓦解·····	罗翼群(69)
白崇禧与正和商业銀行和远洋公司·····	闕宗驊(79)
我参与正和商业銀行经过始末·····	罗翼群(89)
抗战胜利后至解放前广东金融的混乱情况·····	謝哲邦(98)
解放前后帝国主义传教士在广东的阴谋活动·····	熊真沛(111)
美帝分子駱爱华布克礼在广州撤离前后 的活动·····	王以敦(125)
紐約唐人街及华盛顿华侨抗日救国会·····	李星川(135)
蒋介石阻挠越南海阳埠华胞捐款抗日·····	梁复然(158)
李宗仁伪总统府的警卫总队逃出南京前后·····	江 超(159)
岭南大学附中“弑师”案真相·····	莫擎天(164)
补充与訂正	
对《杨坤如盘踞惠州之经过情况》一稿的 补充資料·····	吳宗泰(169)

淮海战役后蔣粵桂的矛盾及其 最后在广东垮台

梁世驥

(一)

淮海战役后，蒋介石仅存的主力部队被解放大军消灭殆尽，国民党内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又乘机利用和谈的伪善面孔，企图迫蒋去职，由李宗仁取而代之。蒋在这内外形势压迫之下，不得不退到幕后操纵。一方面暂时容忍李宗仁出来以“代总统”名义和中共周旋应付；另一方面对于军事、政治各方面作全面调整部署加紧控制，企图作最后挣扎。对广东认为是华南一个重要地区，决不能放手。但是又不能叫宋子文再呆下去，以免各方面有所指摘，最好的办法还是假广东人之手来统治广东。因此，蒋就叫宋辞去广东绥靖主任和省政府主席各职。并把绥靖主任让给余汉谋，省主席让给薛岳。蒋把宋原来集于一身的广东军政大权分成两部分给余、薛。用意是为了多拉拢一些人，更是为了分而治之，使余、薛二人互相牵制。

李宗仁上台第一个任命状就是发给了张发奎，叫他接替余汉谋任陆军总司令，这一方面是为了通过张发奎拉拢广东，造成两广联合局面，作为最后与中共讨价的资本，一方面也是为了酬谢张在伪国大选举时采取“拥孙（科）拉李”的好意。

余汉謀为什么能够于此时此地广东担当一条比較重要的台柱呢？主要原因是：1.余对后調广东整补編練的部队有历史渊源，部队长中除容有略（64軍軍长）是旧四軍系外，其余如154师（溫淑海），62軍（张光琼），63軍（刘栋材）等，都是余汉謀的旧属。这些军队都是被打残后調回重新整編的，有一些实力，是余的政治本錢。2.余汉謀自1936年倒陈（济棠）投靠“中央”之后，和蔣帮里的一些大头目很有关系。余的妻子是上官云相之妹，和汪醒吾（抗战时第七战区參謀处长）是联襟之亲，上官和汪都是接近何应欽的人物，因此，余汉謀也就接近了何系。而当时蔣王朝中，是何系当权。說明余取得这一席位，有一定的派系关連。3.余这个人，貌似愚忠，內藏机詐，肆应各方，极其圓滑。就在这种“扮猪吃老虎”的姿态下，取得各方面的奥援，获得了广东綏署主任一职，企图苟延残喘，以观时局演变。

談到薛岳，他是陈誠一系，既有野心而又是坚决反共的死硬派人物，蔣介石为了給余汉謀独揽广东軍政大权，就安排了薛岳（原是伪总統府參軍长）来接省主席。他过去在九战区时，是声势煊赫，有駕凌七战区余汉謀的趋势，现在要在余汉謀綏靖主任指导下来掌民政，內心有所不甘，可是那时的情势，舍此又无所凭借。而余汉謀在內外夹击——蔣的控制和解放大軍渡江的声势迫人之下，亦觉得多一个陈誠系的人来主政，对于爭取台湾陈誠支援，苟延残喘亦有所帮助。所以当薛岳在乐昌原籍扭扭作态时，余汉謀即派員（黄范一等）到乐昌劝駕，（听说台湾陈誠亦电促薛岳就职），他便欣然来省就职了。余、薛就在这样的情势下标榜了“广东大团结”，但彼此間仍有猜疑和存在一定的矛盾。如当兴宁、龙川地区举起义旗投靠人民时，薛岳一日中連打二、三次电话問当

时的綏署參謀長梁世驥：“余主任对兴、龙事变态度怎样？有什么措施？”言外之意对余汉謀显然有所怀疑和指責。

至张发奎是既反蔣又反共的人物，他有很大野心，对陆总觉得是空头的，自己没有实力，所以迟迟没有接受任命。同时张发奎与余汉謀間，过去有一定的嫌隙。（1938年广州失陷，余汉謀退守粵北时，张发奎以四战区代长官資格，在翁源三华十二集总部軍师长會議上大肆指摘余汉謀所部不战而逃，有失粵軍第一师的光荣传统，是广东軍人的奇耻大辱。大有迫取余汉謀而代之之势。）薛、张虽同是旧四軍人員，但过去在抗战时，对于旧四軍的旧属使用，亦存在一些芥蒂。现在彼此要来合作，心中总有一些疙瘩。不过余、薛二人既标榜“广东大团结”，以便盘据广东来对中共討价，当然不能没有张的一份。为了联合广西的李、白，更少不了张这一角色。反正軍政实权在手，不怕张拿得去，于是极力劝张就陆总职，并表示奉张为“大哥”，愿意凡事与他商量。张原有意以李宗仁为后台，以余、薛实力为本錢，以两广为基地去反蔣抗共，自打天下的。經余、薛二人这一劝駕，奉为“大哥”，就馬上就任陆总。张发奎住在广州东山梅花村，有一次他在其私宅里和梁世驥談时局問題，他說：“广东人應該大联合。蔣家天下，原是广东人打出来的，后来广东人何以这样失敗？就是因为自己不能团结，鬼打鬼，两广事变，粵桂問題等就是不团结鬧出来的。现在應該粵桂大团结，維持两广局面，就可以对中共討价还价。”他并要梁世驥把这番意见和余汉謀談一談。自然，余、薛对这点是有共同理解的。所以，尽管余、薛、张三人各有图謀，但終因反共反人民的目的相同而暂时“合作”了。

(二)

1949年初，解放大軍准备渡江南下解放华中、华南，华南各地都在积极准备迎接解放。事前，梁世驥到香港，与有关方面取得联系，决定利用自己与余等的旧关系，到余汉謀集团里去，策动余汉謀反正或設法保全广东和广州，以迎接解放。依据当时的态势，梁世驥經其保定軍校同学张达（綏署副主任）向余汉謀的推荐，欧阳駒（广州市长）向顧祝同（伪中央參謀总长）的說項，就由伪中央派他为綏署參謀长。

解放大軍渡江之后，不久长沙起义，李白的桂系部队已退到衡阳一綫。在这一連串的崩潰情况之前，余汉謀除拼命补充兵員，充实装备外，为了維持他的統治，除63軍刘棟材部仍在肇庆罗定附近整补，并陸續将张光琼的62軍移駐湛江地区，容有略的64軍移駐海南，广州附近只有溫淑海的154师和綏署的警卫团以及刘安琪的50軍（缺一师，是蔣的嫡系部队，由青島撤回的，他另外的32軍和50軍的一师以及二个独立旅已直运海南）。薛岳亦将原来的十二个保安团扩充为十六个团，編为四个保安师，主力控制在广九沿綫和惠阳一带，其余分別駐守潮梅和粵北地区。为什么余、薛会将兵力这样分散，特别是余汉謀会将他的比較可靠的部队如张光琼軍分散到湛江地区呢？除了当时要压制中共的地下武装維持他的統治外，主要在討論广东的防守計劃时，估計在解放大軍压境之下，不能不采取重点防御，以广州外围白坭、花县一带为第一防綫，广州近郊白云山、观音山一带，为第二防綫，嬰城固守待援，万不得已时則退至潮汕一带再行打算。但又怕被解放大軍由河源截击，全軍潰散，故决定退去湛

江，以海南島为基地，雷州半島为外围，喘息待援。

大約是1949年8月間（時間可能有出入）白崇禧所統率的桂軍，（主力张淦兵团計有四个軍）已在衡阳一带被解放大軍压迫面临崩潰的前夕，听說李宗仁（当时李早已經由张发奎劝駕由桂林到广州）主张桂軍退守广西，以广西为抗共基地，連結西南地区作垂死掙扎。但张发奎等主张以广东为基地，說广东富庶，有出海口，外援容易，条件优于广西，白崇禧乃于八月的下旬由衡阳来广州商議，作最后的决定。在李白和张、薛、余等人商議决策之后，白崇禧并特到綏署来（现在省人民委员会大楼）召开會議，作細节的安排，参加人員有余汉謀、张达、梁世驥、张宗良（副參謀长）和各处处长等。

那时江西方面吉安已經解放，大軍到了贛州附近。判断大軍可能从贛州出和平、龙川下东江，另一路出南雄、始兴打粵北；因此，防守方案，决定采取决战防御：桂軍以有力的一部防守乐昌北九峰山、仁化一带山地，掩护翼侧，主力控制在韶、始一带；抽調刘安琪在海南島的主力（32軍及二个独立旅）合并原在广州的50軍进出翁源坝子之綫；由江西进入梅、蕉一带的胡璉兵团，以主力收复兴宁、龙川一带地区后，即进入和平附近，拒止解放大軍的南下；葛先材师（属邓春华109軍）仍在河源附近巩固后防，并将在潮汕附近喻英奇的零星部队編成一师，待胡璉兵团的一部接防后，即船运广州，連同在博罗附近的154师控制为預备队。这一方案的唯一意图，是对解放大軍进入粵北山地隘路兵力分散时，粵桂两軍即乘机进击。但当計劃决定后，桂軍前头一軍，已到达乐昌附近，前头部队且进至了犁步头时，刘安琪却不听調度，迟迟不动。原因是蔣介石要保持实力，不欲刘軍参

战，同时希望搞垮了两广地盘，也就搞垮了李宗仁的代总统，于己有利。因此，叫一直由他控制的国防部出来阻挠，示意刘按兵不动，因此，已进入乐昌的桂军见此情景，遂调回衡阳，不久溃退广西，从此粤桂分手，大联合的梦做不成了。

粤桂联合防守粤北这第一个方案已经破灭，于是想执行原定守花县一綫的内綫作战方案，但亦由于刘安琪的50军迟迟不作准备，当解放大军进至英、翁时，他只派一个团敷衍一下，所以第二案的内綫作战亦放弃了。此时他们所能选择的唯一道路，只有撤出广州。就这样，解放大军兵不血刃而解放广州，使人民免受反动部队抢掠焚杀的浩劫。下面是他们撤退前后的情况。

当南京政府南撤广州，取消叶肇的广州警备司令，由李及兰改组成为广州卫戍总司令部时，国防部曾由台湾调爆炸队到广州，准备撤退时炸毁粤汉铁路沿綫桥梁和广州附近一些重要建筑，广州近郊防御工事亦由南京政府拨款并规划包由承商构筑永久或半永久工事，因綏署与卫戍总部对承商的包揽分脏相持不下，结果只草草构筑一些野战工事。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和广州卫戍总司令部亦纷纷假借名义，分别招集流氓地痞成立所谓自卫队、别动队、谍查队等到处横行霸道，鱼肉商民，但广州解放出乎意外的迅速，斩断了他们的魔爪。广州的撤退行动是10月12日晚（距离广州解放前两天）参谋总长顾祝同在广州东山保安后街余汉谋公馆召开的紧急军事会议上决定的，这次会议只谈了个多钟头，顾要撤退，余汉谋无表示，自然也是赞成撤退的。最后顾祝同宣布决定马上撤出广州，分两路退过海南岛，以海南岛为基地，守住雷州半岛。顾次日坐飞机溜去了台湾，綏署除根据上述

決定下達撤退計劃外，並將經前此三次遣散之後剩下的人員和物資，于當天天亮前開始裝載在事先雇好的海輪，十三號午前先後啟航，開至虎門。這時在博羅的154師師長溫淑海逃走了，由副師長鄭蔭桐率領起義。要退過湛江的劉安琪部隊和由江西贛州潰退下來的某部隊（番號和部隊長姓名均忘記）被迅速由四會直趨下來的解放大軍截住，過不了雷州半島，由蔣介石派運輸艦在陽江附近的開坡漁港上船撤走，喻英奇和劉棟材等部先後在廉江附近全部被俘虜。跟着在湛江的62軍又有一部分起義，因此守駐雷州半島也成了空話，余漢謀和綏署一些職員從虎門坐海輪到湛江轉去海口。

余漢謀從粵北撤退，花縣撤退，到廣州撤退，直縮過海南，始終一槍不發，既不起義，不投降，也全不抵抗，一味逃走。这里面大約有幾種主要原因：第一、兵少，根本談不上打；第二、受各地人民武裝牽制，要分些兵力去“鎮壓”；第三、部隊內部不穩，大家為了自己出路，紛紛酝酿起義；第四、各方面矛盾重重，互相牽制（特別是余蔣之間，李蔣之間，余薛之間的矛盾等等）經過梁世驥屢次勸他“你在抗日時期丟了大廣州，廣東人民都罵你，現在，你不應在此臨去時候再得罪廣東人民了。廣東是我們家鄉，那是不能让它糜爛的。我們干脆地走，或許可以留一些余步為老百姓所諒解。”同時余自反陳以後，投靠“中央”，個人也相當一帆風順地做了許多年大官，發了大財，個人腰包重了，做個海外寓公也可以過得一世。所以有人叫他起義，他嘆息着說：“做到這步（指不抵抗），自己走就算了。”他是想自己把担子一滑，一走了之。所以他到海南時，自動請求取消了“廣東綏靖主任公署”這個機構，並在廣州時自己掏腰包發遣散費三個月薪水，把綏署大部分職員分三批先期遣散。余

取消了綏靖主任銜頭之后，又怕人說他逃跑，所以表示愿在海南島做陈济棠的副手，当一名空头的警备副司令。

当余汉謀等一伙人决定退过了海南島时，有关方面要我也跟着过去，但眼看海南不久即可解放，对余已不可能再有什么期望，1949年底，我离开海口过香港轉返广州。临行前的一晚，在海口俱乐部，大家飲酒，还打小麻将，余汉謀无表情。张达趁着酒意，大罵蔣介石，說蔣太过自私，排斥异己，现在使我們死无葬身之地。张罵罢痛哭起来，余汉謀已先悄悄退席了。反动派就是这样反动到底，死硬到底，他們既在矛盾中生存并夺取地位，最后必然又在矛盾中复灭。

国民党崩潰時期 桂系與蔣介石的傾軋

關宗驊

一、李宗仁競選副總統內幕

李宗仁於1945年日寇投降後，任北平行營主任。當時美帝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亦駐北平。李為討好美帝，派其心腹謀士甘介侯（留美學生，曾任國民政府外交部次長，當時任清華大學教授）與司徒雷登密切勾結，由司徒雷登轉介於美帝駐中國特使馬歇爾。馬歇爾認定李宗仁是美帝最理想的馴服走狗，準備加以豢養。1947年國民黨籌備召開國民大會，選舉正副總統，李宗仁準備競選副總統，甘介侯代李擬訂競選副總統的政見，大意是：（1）國民黨內取消派系；（2）取締孔祥熙、宋子文的官僚資本；（3）改革幣制；（4）取消政治獨裁；（5）實行中央與地方均權制度。李提出這幾項政見，用以欺騙國人，因而得到大部分對蔣不滿的國大代表的支持。1948年4月偽國民代表大會在南京召開，蔣介石大力支持孫科競選副總統，派人四出為孫拉選票，用盡威脅手段。另一方面壓制李宗仁不要競選。蔣介石為什麼要採用這種卑劣手段呢？他一向懼怕的是兩廣團結，如果兩廣團結，對他的統治是極其不利的，他感到要破壞兩廣團結，就要對李競選採壓制手段。李宗仁也不示弱，利用桂系李品仙（安徽省主席）和黃旭初（廣西省主席）在安徽廣西兩省搜

括民脂民膏得来的脏款进行贿选。李和其妻郭德洁不惜亲到各代表处暗许贿款，暗许官职，而且每天設盛筵招待他們。当到了最后关头时，蔣亲自出面以电话与李直接通话，威胁李停止竞选，否則將有不利。李乃日夜痛哭，精神失常，語无伦次。最后由司徒雷登出面斥蔣，蔣不得已才放弃压制手段。李宗仁遂当选副总统。自李当选后，蔣迁怒于白崇禧支持李竞选，將白所任国防部长免职。1948年6月我到南京住在白的家里，他的老婆馬佩璋哭丧着脸对我說：“德公（李宗仁別号德邻）就好运气咯，健生（白的別号）就倒霉了。”

二、李（宗仁）、白（崇禧）伪装和平的用心

1948年秋蔣鉴于时势危岌，弃瑕任用白崇禧为华中“剿匪”总司令。白赴汉口就职，同时并調桂系駐皖鄂一带部队集中武汉外围布防，准备抗拒人民解放军。1948年10月当时蔣將大批軍火准备运往四川，經過武汉时为白扣留，用此批軍火装备桂軍，蔣大为不滿。又当淮海战役紧急，黃百韜、邱清泉、黃維等几个兵团正被解放军围困待援，蔣急調宋希濂兵团由鄂前往淮海增援，又为白阻挠。白认为蔣指揮失当，宋兵团增援已来不及，无救于淮海战役的失敗，留宋兵团在湖北，可以厚集兵力以对付南下的解放军。蔣大为震怒，认为白此举是拆他的台。

淮海战役徐州已被包围，1948年12月間白崇禧一面放出伪装和平空气，自武汉和我通长途电话，叫我請民主人士何遂先生去武汉，并囑我往见广东省議會議长林翼中和广州市議會議长陆幼刚，征求他們对和平的意见，請他們发电主张和平。林、陆对我說，必須征得朱子文（广东省政府主席）同意，不敢表示意见。不久，白又用长途电话告訴我，湖

北、河南、广西三省省議會已发出主和通电，嘱我再与林陆商談，請他們发出响应和平通电，林、陆仍不同意。

1948年12月25日白崇禧发出主张和平，迫蔣下野的电报，蔣介石派张群到武汉疏通，亦无結果。又过了一个时期，白用电话通知我說，黄季宽（黃紹竑別号）往广州去香港，叫我到机场迎接，不久又嘱我送港币七万元交黄季宽应用，另又派一个电务員到香港給黄使用。并說，已派刘仲容与南下解放軍商洽停止軍事行动，武汉可能无事。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宣布下野，白又給我电话，嘱我到香港催請黄季宽去汉口，他对我說，將請黄作为前往北京商談和平的代表。

由于蔣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以副总统代理总统。当时央請张治中、邵力子、黃紹竑、刘斐等八人組織和平代表团到北京，以毛主席发表的八条和平条款为基础进行商談。李、白阴谋利用和平談判阻止人民解放軍南下，以保存国民党残余軍隊，作卷土重来的梦想；另一方面，由白踞守武汉，阻击人民解放軍，同时李、白派甘介侯和一个姓馬的到日本去见美曾麦克阿瑟（美国占領日本的統帥）及远东舰队司令白吉尔要求接济现代装备，以装备桂軍。馬某于1949年5、6月間从日本回到广州与夏威（当时的华中軍政副长官，即“剿总”改換的名称，由白任长官），同住广州爱群酒店。我当时去看夏威，馬某亦在座和我談話，夸耀他这次任务圓滿完成归来。甘介侯由日本回到广州謁見李宗仁后，李再派他到美国找司徒雷登（李接任代总统时，司徒雷登答允接济李、白巨額美金），請求美元接济。李嘱中央銀行支給甘赴美費用五万美元，該行拒絕，后經調停，方允支給。等到黃紹竑帶回和平条款到南京，李白拒絕接受。白曾对我

說，这次和平談判，海竟强（白的胞姐的儿子）甘成城（夏威的外甥），（这两人曾任国民党46軍师长，1947年在山东省胶济路作战被解放軍俘虏）两人获得释回，已达到談判的目的。

三、桂系企图割据湘、粵、桂翼隅頑抗

李宗仁之代理总統，据蔣宣布是交由李代理，而李却自称是继任，彼此曾一度爭吵不休。1949年4月李畏惧蔣系軍警在南京对他不利，乘飞机到广州观看风头。当时蔣已任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余汉謀为广东綏靖主任，陈济棠为海南行政长官。李到广州的目的是企图拉攏薛、余，以为己用，住在中华北路（现解放北路）迎宾馆。余汉謀与李敷衍周旋，薛则态度冷淡。李感觉风色不对。恰好张发奎此时亦在广州，李为拉攏薛、余，請张屈任国防部陸軍总司令，张亦表示愿为效力。李即飞回桂林，在桂召开广西高級党、政、軍人員會議，报告迫蔣下野經過，并伪装向他們征求和平与战争的意见，以观各人对己的向背。与会人員面面相覷，表示絕對服从。只有李任仁（国民党中央委員和上届广西省參議會議长）发言主张接受中共和平条款。李大不高兴，旋李任仁即潜赴香港。

此时白崇禧由武汉发电到广州征求我出任財政部次长（当时何应欽任行政院长，徐堪任財政部长），我复电力辞。白接电后又叫他的亲信秘书杨受琼給我电报說“財次，部座仍屬意于公，幸勿固辞，部座日內飞粵，与公面談。”1949年4、5月間伪国府部院头子，由南京陸續逃到广州，一部分迁来办公，一部分逃到重庆。白此时亦到了广州，我到机场迎接。他叫我同乘汽車到他的妻弟馬仲孚家里。（广州农